

熟语丛书

慣用語

马国凡 高歌东 著

图书专用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熟 语 丛 书

惯 用 语

马国凡 高歌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呼和浩特

熟语丛书

惯用语

马国凡 高歌东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45千

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统一书号：9089·30 每册：0.62元

目 录

第一章 惯用语的性质	(1)
第一节 什么是惯用语.....	(1)
第二节 惯用语的定型性.....	(6)
第三节 惯用语的灵活性.....	(11)
第四节 惯用语的比喻性.....	(23)
第二章 惯用语的特色	(35)
第一节 洗炼性·精确性.....	(35)
第二节 通俗性·群众性.....	(39)
第三节 普遍性·习用性.....	(47)
第四节 生动性·形象性.....	(53)
第五节 含蓄性·讽刺性.....	(65)
第三章 惯用语的范围	(67)
第一节 惯用语·词·词组.....	(67)
第二节 惯用语·成语.....	(75)
第三节 惯用语·歇后语.....	(85)
第四节 惯用语·俗语.....	(92)
第四章 惯用语的来源	(99)
第一节 比喻与惯用语.....	(99)
第二节 来源于日常用语的惯用语	(106)

第三节	来源于典故、传说的惯用语	(114)
第四节	来源于方言的惯用语	(118)
第五章	惯用语的发展与演变	(130)
第一节	偏正关系惯用语的词化	(130)
第二节	动宾关系惯用语的变化	(135)
第三节	惯用语与其它固定词组的转化	(142)
第四节	惯用语的发展趋势	(149)
第六章	惯用语的运用	(158)
第一节	惯用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	(158)
第二节	惯用语的修辞作用	(167)
后 记		(179)

第一章 惯用语的性质

第一节 什么是惯用语

“惯用语”这一名称本无专指。从字面上讲，“惯用语”就是常用的“短语”。我们沿用这一名称专指固定词组中的一种，——这只是一种尝试。

一九六一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曾对“惯用语”做了如下的说明：

惯用语本身是一种定型的词组。它的结构是词组，意义却是整体化了的。比如，我们管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叫“炒冷饭”，管奉承人叫“戴高帽子”，“炒冷饭”和“戴高帽子”就都是惯用语。“炒冷饭”和“戴高帽子”从结构上看都是词组。“炒冷饭”是“炒”和“冷饭”的组合，“戴高帽子”是“戴”和“高帽子”的组合。从意义上看，“炒冷饭”的整体意义不同于“炒”和“冷饭”的个体意义，“戴高帽子”的整体意义也不同于“戴”和“高帽子”的个体意义。

在列举两组例子对比之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又说：

由此可以看出，定型的惯用语与一般词组不同：惯用语是字面意义的虚指，一般词组则是实指。

惯用语不同于某些由词组构成的词，也不同于较固定的词组。

这是对什么是惯用语的一种概括性说明。由于全书是简述性的，而惯用语只是该书组成的三分之一，因此未能全面展开论述惯用语的性质。

但是，这里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惯用语是一种定型词组，它从意义到结构都是完整的、统一的。惯用语中的构成成分离开了结构的整体就不表示它在惯用语中所表示的意义。在结构上，惯用语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不象成语那样结构定型性强，但它的结构整体性仍是它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具体说，没有“戴高帽”这个定型化格式，就不会有“戴一个高帽子”“戴上一个大高帽”“给一个高帽戴”“拿高帽给他戴”……的变型格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枝，没有本就没有枝。本固枝荣，枝荣是由于本固。二，惯用语的整体性在于它的抽象化，也就是虚指。虚指的意义扩大了原词组各构成成分的意义，使惯用语具有更大的使用范围，脱离了一般词组而成为定型词组，有了“语”的特性。这种抽象虚指意义的产生，其基本途径就是比喻。比喻手段使得惯用语获得了超越一般词组的表意能力。

因此，在和一般词组交错使用时，人们不难看出惯用语：

当然，一些新的生产技术也可以在点上先行试验。如果超越面上的条件，给自己蹲的点“开小灶”，多给钱，多给物，吃这样那样的偏饭，则是错误的。

（《人民日报》1978年3月31日第一版）

在这方面，刘雨生自己也遇到了心里和身外一连串的烦恼，特别是为了劝通有块茶山的盛佳秀，他费了一点点唇舌。

（《山乡巨变》续篇2页）

例一“开小灶”虽然杂列在“多给钱”“多给物”之中，例一、例二“吃偏饭”“费唇舌”虽被分割开来使用，依然可以看出它们定型词组的特性来。

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音节（字数）都很短，多数是三个音

节的动宾结构词组。

例如：

打埋伏 打游击 戴高帽 捧臭脚
唱双簧 和稀泥 拆烂污 拍马屁

非三字结构的或非动宾结构的数量较三字动宾结构的为少，
如：

狗扯皮（三字主谓结构）

鬼画符（三字主谓结构）

贱骨头（三字偏正结构）

吃大锅饭（四字动宾结构）

摸老虎屁股（五字动宾结构）

在固定词组中，惯用语最接近词。特别是非动宾关系的惯用语和可简化为两字的惯用语。

罗刹道：“魔猴！少要绕舌！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高五润啐了路全一口，气噎噎地说：“编书提戏的，正是兔崽子你！你舌头绕得再欢，也扛不倒事实！”

（《黄河儿女》第465页）

你要是给我耍滑，回来把你们的肠子翻到肚皮外，……

（《桥隆飙》）

祝永康坐在羊秀英家里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知道她耍了滑头，溜了。自己也得走了出来。

（《风雷》第一部上册）

拉达见说的话渐渐合拍，便让过道台在床沿上坐了。

（《官场现形记》296页）

他崇拜指导员罗光，把罗光当作上级，又当老师。对连长石东根开始合不上拍子，投不上口味。

（《红日》第266页）

上例中“绕舌”“耍滑”“合拍”是词，“绕舌头”“耍滑头”“合拍子”是惯用语。这种情况，在早期著作中差不多是按“语”对待。例如清乾隆时钱大昕的《恒言录》和翟灏的《通俗编》以及梁同书补充《通俗编》的《直语补证》陈鱣补充《恒言录》的《恒言广证》都是词语杂采、词语不分的。《恒言录》《恒言广证》中有：

耳边风	家常饭	打秋风	不中用
护身符	千里眼	淋头雨	可怜见

《通俗编》《直语补证》中有：

主人翁	夜航船	讨便宜	一锅面
三脚猫	天花板	面皮厚	不忘本
背水阵	登龙门	聚宝盆	冲口出
动不动	自鸣钟	鹅毛雪	翻烧饼
作面子	偷工夫	没把鼻	十字街
土馒头	巾箱本	有着落	走江湖
想当然	杀风景	中山狼	东道主
费脚手	捉迷藏	嘴头硬	陪笑脸
长舌妇	笑面虎	无聊赖	怀鬼胎

从意义定型讲，有的有抽象意义，例如“耳边风”（比喻听别人的话不当意）“杀风景”（比喻在美好的环境中，平空添上使人扫兴的事情）“打秋风”（借各种名义向人索取财物）；有的没有抽象意义，例如“淋头雨”“自鸣钟”“鹅毛雪”。从结构定型讲，有的可以拆用，例如“讨便宜”（“讨个便宜”“有便宜讨”）“翻烧饼”（“翻什么烧饼”“翻了烧饼”）“怀鬼胎”（“怀着鬼胎”）；有的不拆用，如“千里眼”“主人翁”“聚宝盆”“笑面虎”。上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的已衍化为词，有的仍是一般性词组，有的则成为一种固定词组——惯用语。

不具有抽象意义、也不拆用的多已成为多音词，如“淋头雨”

“主人翁”“天花板”“十字街”“巾箱本”“东道主”；不具有抽象意义、结构上较松散的可以做为词，也可以做为词组，如“不中用”“讨便宜”“偷工夫”“冲口出”“陪笑脸”“动不动”等；只有有抽象意义、结构定型但也可以在固定意义的约束下拆散使用的才是属于固定词组的惯用语，如“登龙门”“走江湖”“捉迷藏”之类。

现代惯用语的核心部分是三音节的动宾关系固定词组。这种动宾关系的固定词组大多可以拆用，如“碰钉子”“挖墙脚”之类。非三音节的动宾关系惯用语也可以拆用，如“吃闭门羹”之可以拆为“吃了闭门羹”“吃了个闭门羹”。从可不可拆用看，惯用语中动宾关系的可拆用，某些动宾结构的词也可以拆用，如“敬礼”“注意”“鞠躬”“革命”“碰壁”“带头”。从内部结构关系看，词一般是不能拆用的，而偏正关系的惯用语也很少拆用。从是否具有抽象（比喻）意义看，有的词也有抽象意义，如“石绵”（不是“绵”）“水龙”（不是“龙”）“佛手”（不是“手”），其中心成分都有比喻性质；惯用语都有抽象意义。

所以，动宾关系、三音节和具有抽象比喻意义是惯用语这种固定词组的主要特点，但不是绝对的标志。在三音节的惯用语节缩使用的情况下，惯用语和词的界限已经不很清楚：

吹牛皮——吹牛	狗扯皮——扯皮
扯后腿——扯腿	装洋蒜——装蒜
拍马屁——拍马	踢皮球——踢球

“吹牛皮”“拍马屁”与“吹牛”“拍马”中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前者是惯用语，后者是词。如果把“吹牛皮”和“吹牛”分别对待，则前者是“语”，后者是“词”；如果说“吹牛”是“吹牛皮”的节缩，则“吹牛”既可以看做是词，又可看做是语。

四音节以上的惯用语，许多都是三音节惯用语的扩大用法：

你却偏听那个摆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匹夫的谗言，想用空

头街来骗咱，哼，咱老张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

（《袁世凯演义》429页）

“摆臭架子”是“摆架子”的一种扩展使用。

有时，用三音节的偏正关系结构与用四音节的动宾关系结构，在表意功能上相同。如：

风凉话——说风凉话

1981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为什么做好事往往被误解？”栏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风凉话凉人心》，另一篇题为《哪些人爱说风凉话》。其中“风凉话”与“说风凉话”功用相同。

字数不过是一种形式，惯用语的重要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定型性。

第二节 惯用语的定型性

定型化是其它固定词组的特征，也是惯用语的特征。然而，惯用语的定型化与其它固定词组——特别是成语又有明显的不同。这使惯用语的定型性独具一格。

所有固定词组的定型性都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义上的定型，一是结构上的定型。在这方面，做为固定词组的一种的惯用语也不例外。惯用语的定型性也表现在意义和结构两个方面上。

一、意义上的定型

惯用语意义上的定型性首先表现在它的意义的整体性上。惯用语本身不论由多少成份组成，也不论结构如何复杂，它只能有一个整体的意义。构成惯用语各组成成分一般不能游离于整体之外而表达意义。例如：

张献忠截断李自成的话，问：“自成，自成，凭良心说，这几个月来你们是不是常骂我老张脊梁骨软？说我张献忠是真投降了？”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417页）

阿凡提乐呵呵地道：“对啊！别看他不是运动员，可在踢皮球的本领上，容志行都要甘拜下风呢！”

（《北京晚报》1981年12月13日第三版）

“脊梁骨软”、“踢皮球”都是由几个词组成的词组。在这里，各组成成份都不能独立表达意思。“脊梁骨软”表示没骨气、不坚定或变节投降。“踢皮球”指对工作推来推去，不肯负责任。意义并不分散在各构成成分之中，游离在结构之外的组成成分，无法表达整体的涵义。

构成惯用语的各个成份各有自己的意义，组成词组之后产生了词组的意义。但是，惯用语的整体意义绝不是惯用语构成成份意义的简单相加。例如：

有些初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刚有点作为竟也不知天高地厚，认为自己该借机会“拿个糖儿”，“摆个谱儿”，“摔个耙子”，以示自己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多么有份量。

（《北京晚报》1982年2月7日第一版）

揭西县棉湖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这所中学被“剃”了“光头”。

（《光明日报》1980年5月11日第二版）

例一的“摔耙子”不是“摔”和“耙子”的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丢下自己担任的工作不干。例二的“剃光头”同样不是“剃”和“光头”的意义相加，而是指考核成绩出现空白，一点成绩也没取得。

惯用语的意义定型还表现在它的整体意义的凝固性上。整体意义的凝固性不仅表现在正常结构上，同时也表现在惯用语的变

型结构上。

高夫人停了一停，不放心地问：“出家人的一些规矩他都懂吗？万一遇到关卡，官军起了疑心，叫他念一段经试试，不要露了马脚？”

“夫人，你放心，不会露马脚。刘爷叫我回夫人说，这次派的人是他手下的一个老哨总，是灵宝西边一带人，口音很对。……”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470页）

袁厂长告了状，市纪委也批了文件，但“小鞋”还得穿。

（《北京晚报》1981年12月1日第四版）

有人警告他要谨防“穿小鞋”。

（《中国青年报》1981年12月26日第一版）

“露马脚”是指无意中露出了真象，这个意义凝固在“露马脚”这一定型结构之中。当“无意中露出了真象”这一意义凝固在“露马脚”结构之中以后，“露马脚”这一定型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不再影响它凝固了的意义。上例充分说明：“露马脚”和“露了马脚”尽管结构上有变化，而意义未变，这是惯用语意义的巨大凝固性的表现。“穿小鞋”也是一样。

惯用语内容上的褒贬也是意义定型的一个方面。有些惯用语只用于褒义，如：

一把手的肩膀硬，同志们也都挺直了腰。队伍终于拉了出来，投入了战斗。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

北京部队某部炮团今年训练实现“开门红”，三种火炮实弹射击获得优秀，取得近年来本部队最好成绩。

（《解放军报》1978年2月17日第一版）

有些含有贬义，如：

“是呀，先生跟太太可都没说你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

瓦。”

（剧本《龙须沟》）

褒义与贬义已凝固在惯用语的整体意义之中，做为定型意义的一个部分。自然，并不是说任何惯用语都必须具有褒义或贬义，中性是存在的，但只要有褒义或贬义，它就属于定型的整体意义的一部分。

二、结构上的定型

惯用语结构上的定型化是指构成惯用语的成份、成份间的组成关系的完整统一。这种结构上的完整统一又是和它的意义定型密不可分。进一步说，惯用语意义的定型又是结构定型的必要前提。

事实上，惯用语一开始就是意义和结构定型的完整统一体。因而较早的惯用语很少有结构上的灵活变化。例如：

都城俗事对偶，以打秋风对撞太岁，盖俗以自远干求曰打秋风，以依托官府赚人钱物曰撞太岁也。

（沈德符《野获编》）

俗以干人云打秋风，累思不得其义，偶于友人处见米芾札有此二字，乃丰熟之丰，然后知二字有理，而来历亦远。

（郎瑛《七修类稿》）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儒林外史》第四回回目）

“打一打秋风”“哪有秋风可打”的说法应是在“打秋风”定型之后的灵活用法。

顺便说一下，惯用语在成型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和惯用语定型后的结构变化不是一回事，因此也不能成为否定前述的根据。以上例“打秋风”来说，“打秋风”成型前的形式是“抽丰”、“秋风”。前引明郎瑛《七修类稿》说：“米芾札中有抽丰二字，即

世云秋风之义，盖彼处丰稔，往抽分之耳。”《暖姝由笔》说“靖江郭令辞谒客诗有秋风切莫过江来”，也是用“秋风”双关。在《儒林外史》中“打秋风”和“秋风”并用。第四回回用“打秋风”（引见前），而文中却用“秋风”：

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多事贡生，长为兴讼之人。

（《儒林外史》第三回）

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廪，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

（同上第四回）

“打打秋风”之类的变化是在“打秋风”定型的基础上，由意义定型来控制，在结构关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现代惯用语结构上的定型性既表现在凝固的组织结构上，又表现在分散的组织结构上。凝固的结构关系自不待言，分散的结构关系正是惯用语结构定型的另一种表现。没有牢固的结构定型就无法分散结构。牢固的结构定型保证了分散而又不丧失惯用语做为固定词组的整体意义，这正是强有力的定型性的约束力的表现。定型性的约束力保证了结构上临时分散而不破坏惯用语的地位：

但是还不满足，想再走近一点，不料刚向前多走一步，被他的哥哥狠狠地敲了一栗子。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472页）

“走的好，走的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万一有一个料不到，连老本儿就赔上了。”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441页）

“怎么？你是朝廷命官，老子就不敢骂你？我杀过多少朝廷命官，难道就不能骂你几句？龟儿子，把自己看的怪高！你对着善良小百姓可以摆你的县太爷的臭架子，在我张献忠

面前，趁早收起。……”

(《李自成》第一卷下册739页)

“敲栗子”也说“吃栗子”，指屈起中指和食指弹打额头；“赔老本”指牺牲性命；“摆架子”指装腔做势，自高自大。在上列例中它们被分散开了使用：“敲栗子”中间插入了“一”，“赔老本”颠倒了组织次序，而“摆架子”中间插入了“你的”“县太爷的”“臭”等众多的成份。尽管有不同程度的分散，“敲栗子”“赔老本”“摆架子”并没有失去惯用语的意义，这就说明惯用语结构定型的顽强，它保证了结构上的临时分散而不影响惯用语的性质。

第三节 惯用语的灵活性

灵活性是和定型性相对而言的。没有定型性就谈不上灵活性。惯用语在结构上既是定型的，又是灵活的，这是惯用语的一个特点。

我们先看一看一些惯用语在结构上灵活使用的情况。

“碰钉子”这个惯用语表示遭到拒绝或受到斥责。一般是原型使用：

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矛盾论》)

今天碰钉子，
明天碰钉子，
钉子碰了三百三，
脑袋碰成铁旦旦，

(《新儿女英雄传》34页)

但是，许多情况下，并不按原型使用。这在上列第二例中已有体

现：在说了“今天碰钉子，明天碰钉子”之后，紧接着便是“钉子碰了三百三”，这是“碰钉子”的变型。

变型就是原型的灵活运用。原型一般只有一种，变型却不只一种。仍以“碰钉子”为例，可以有多种形式：

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老碰钉子”是在“碰”前边加了个修饰成分，表示“碰”的经常性。

……这样也好，不碰碰钉子，他不会学乖的。

（《风雷》第一部）

“不碰碰钉子”是“碰”前加否定词“不”之外又重叠为“碰碰”。

这点胜利确值得庆幸，一是匪徒碰了个小钉子；二是那个牛鼻子妖道的罪状座山雕替他供了；最主要的还是小分队这支三十六人的小部队，在匪徒的眼目中成了二三百人。

（《林海雪原》第227页）

“碰了钉子”是给“碰”加了时态助词“了”。

祝永康一早跑到陆素云家里，不冷不热碰了个钉子，实在有些沮丧。

（《风雷》第一部上册）

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但是，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

（《人民日报》1978年10月8日，《学习毛泽东》）

戴大老爷自从在周老爷面上摆了一会老前辈，就碰了这们一个钉子，吃过这一转亏，以后便事事留心。

（《官场现形记》第十二回）